五雜組

五雜組卷之八

陳留謝肇淛著
榮陽潘膺祉校

人部四

士人之好名利與婦人女子之好鬼神皆其天性使然不能自尅故婦人而知好名者女丈夫也士人而信鬼神者無丈夫氣者也

木蘭爲男粧出戍遠征而人不知也可謂難矣祝英臺同學三年黃崇嘏遂官司戶婁逞位至

議曹石氏銜兼祭酒張詧之婦授官至御史大夫七十之年復嫁生二子亦亘代之異人也

國朝蜀韓氏女遭明玉珍之亂易男子服飾從征雲南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始攜以歸又金陵黃善聰十二失母父以販香爲業恐其無依詭爲男裝攜之廬鳳間數年父死善聰變姓名爲張勝仍習其業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與爲火伴同臥起三年不知其爲女也後歸見其姊姊詬之善聰以死自矢呼媼驗之果然

乃返女服英聞大駭怏怏如有所失託人致聘焉女不從鄰里交勸遂成夫婦此二事焦氏筆乘所載前事甚似木蘭後事甚似祝英臺又有劉方兄弟小說未詳其世當續考之

女子詐爲男傳記則有之矣男人詐爲女未之見也　國朝成化間太原府石州人桑翀自少纏足習女工作寡婦粧遊行平陽眞定順德濟南等四十五州縣凡人家有好女子即以教女工爲名密處誘戲與之姦淫有不從者即以迷

藥噴其身念呪語使不得動如是數夕輒移他處故久而不敢聞男子聲輒奔避如是十餘年姦室女以數百後至晉州有趙文舉者酷好寡婦聞而悅之詐以妻爲其妹延入共宿中夜啓門就之大呼不從趙扼其吭褫其衣乃一男子也擒之送官吐實且云其師谷才山西山陰人也素爲此術令死矣其同黨尚有任茂張端王大喜任昉等十餘人獄具磔於市

異聞錄載婦人呼夫兄爲伯於書無所載而引

爾雅所稱兄公代之然兄公二字亦甚詭惟余謂婦人稱謂多從子夫弟既可稱叔夫姊妹既可稱姑則夫兄稱伯又何疑哉但伯伯者男子之美稱古人婦稱夫多用之伯也執殳是也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爾雅曰兩壻相謂為亞詩瑣瑣姻婭是也嚴助傳呼友壻宋時人謂之連袂又呼連襟閩人謂之同門按爾雅注云江東人呼同門為僚壻則此二字亦古

無鹽鍾離春不售女也而李覇齊國黃承彥之

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許允之婦奇醜而才智明決乃知以色舉者末也

鍾離春三十無所容而宣王納以爲后宿瘤之女狀貌駭宮中而閔王以爲聖女孤逐之女以醜狀聞三逐於鄉五逐於里而襄王悅之何齊之君世有登徒子之癖也可發一笑

美婦人多矣然或流離顛沛或匹偶非類果□□顏之薄命耶抑造物之見妬也妹喜夏姬之倫無論已西子失身吳宮王嬙蕪絕異域昭陽姊

妹終爲禍水號國兄弟尺組絶命不如意者不可勝數惟文君之於長卿綠珠之事季倫可謂才色俱侔天作之合矣而一以琴心點玉於初年一以行露碎璧於末路令千古之下扼腕隕涕欲問天而無從也

男色之興自伊訓有比頑童之戒則知上古巳然矣安陵龍陽見於傳冊佞幸之篇史不絶書至晉而大盛世說之所稱述强半以容貌舉止定衡鑑矣史謂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

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內傚傚至於夫婦離絶動生怨曠沈約懺悔文謂淇水上宮誠云無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吁可怪也宋人道學此風似少衰止今復稍雄張矣大率東南人較西北爲甚也

今天下言男色者動以閩廣爲口實然從吳越至燕雲未有不知此好者也陶穀清異録言京師男子舉體自貨迎送恬然則知此風唐宋已有之矣今京師有小唱專供搢紳酒席蓋官伎

旣禁不得不用之耳其初皆浙之寧紹人近日則半屬臨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然隨羣逐隊鮮有佳者間一有之則風流諸縉紳莫不盡力邀致舉國若狂矣此亦大可笑事也外之仕者設有門子以侍左右亦所以代便辟也而官多惑之往往形之白簡至於娟麗儇巧則西北非東南敵矣

衣冠格於文网龍陽之禁寬於狹邪士庶困於阿堵斷袖之費殺於纏頭河東之吼每末減於

敞軒桑中之遇亦難諧於倚玉此男寵之所以日盛也

敘女寵者至漢事秘辛極矣敘男寵者至陳子高傳極矣秘辛所謂拊不留手火齊欲吐等語當與流丹浹藉競爽而文采過之子高傳如吳孟子鐵纏矟等皆有見解而紛陣饒孫吳一語便是千古名通此等文字今人不能作也

鄧通之遇文帝臣不敵君也董賢之遇哀帝君不敵臣也彌子瑕之遇衛靈公陳子高之遇陳

武帝君臣敵也而皆以凶終夫男色天猶妬之況婦人乎

古者婦節似不甚重故其言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辰羸以國君之女朝事其弟夕事其兄鶉奔狐綏之行見於大邦之主而恬不爲恥也聖人制禮本乎人情婦之事夫視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原自有間即令 國家律令嚴於不孝不忠而婦再適者無禁焉淫者罪止於杖而已豈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於士君子而薄責於

婦人女子也

古者輕出其妻故夫婦之恩薄而從一之節微今者非大故及舅姑之命𫎇於官不得出其妻則再醮者雖禁之可也定之以年亦可也

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此語雖得罪於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來不可移易者也委禽從人原無定主不但夫擇婦婦亦擇夫矣謂之人盡夫亦可也

京師婦人有五不善饞也嬾也刁也淫也拙也

余見四方遊宦取京師女爲妾者皆齎資斧以供口腹蔽精神以遂其欲及歸故里則撒潑求離父母兄弟羣然囂競求其勤儉幹家千百中不能得一二也

維揚居天地之中川澤秀媚故女子多美麗而性情溫柔舉止婉慧所謂澤氣多女亦其靈淑之氣所鍾諸方不能敵也然揚人習以此爲奇貨市販各處童女加意裝束教以書算琴棋之屬以徼厚直謂之瘦馬然習與性成與親生者

亦無別矣古稱燕趙多佳人今殊不爾燕無論巳山右雖纖白足小無奈其獷性何大同婦女姝麗而多戀土重遷蓋猶然京師之習也此外則清源金陵姑蘇臨安荆州及吾閩之建陽興化皆擅國色之鄉而瑕瑜不掩要在人之所遇而巳

美姝世不一遇而妬婦比屋可封此亦君子少小人多之數也然江南則新安爲甚閩則浦城爲甚蓋戶而習之矣

妬婦相守似是宿寃世有勇足以馭三軍而威不行於房闥智足以周六合而術不運於紅粉俛首低眉甘爲之下或含憤茹歎莫可誰何此非人生之一大不幸哉

人有爲妬婦解嘲者曰士君子情欲無節得一嚴婦約束之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故諺有曰到老方知妬婦功坐客不能難也余笑謂之曰君知人之愛六畜者乎日則哺之夜則防護𣑽欄惟恐豺狸盜而噉之此豈眞愛其命哉欲充

已尸腹耳爲畜者但知人之愛已而不知人之自爲也妬婦得無似之乎衆乃大笑

懼內者有三貧賤相守艱難備嘗一見天日不復相制一也枕席恩深山河盟重轉愛成畏積溺成迷二也齊大非偶阿堵生威太阿倒持令非已出三也婦人欲干男子之政必先收其利權利權一入其手則威福自由僕婢帖服男子一動一靜彼必知之大勢旣成即欲反之不可得已

愚不肖之畏婦怵於威也賢智之畏婦溺於愛也貧賤之畏婦仰餘沫以自給也富貴之畏婦惮勃谿而苟安也醜婦之見畏操家秉也少婦之見畏惑牀笫也有子而畏勢之所挾也無子而畏威之所刼也八者之外而能挺然中立者噫亦難矣

夫子謂女子小人爲難養書稱紂用婦言詩稱哲婦傾城凡婦人女子之性無一佳者妬也悋也拗也懶也拙也愚也酷也易怒也多疑也輕

信也瑣屑也忌諱也好鬼也溺愛也而其中妬爲最甚故婦人一不妬足以掩百拙古今妬婦充棟不勝書也今略記於左

后妃之妬者則若呂氏之人彘趙家姊妹之啄皇孫晉胡芳之將種賈氏之弑姑殺子梁郗氏之死爲巨蟒隋獨孤后之選宮人惟擇肥大唐武曌之奪嫡簒位韋庶人之襲武風軌宋李后之因齊殺嬪又若楚鄭袖教新人之掩鼻春申君之妾傷身以覘君袁紹之妻殭屍未殯五妾

騈首閩王延翰之妻縛練盡赤木掌摑人身豢雷斧稍快人意縉紳則若叔向之母遺戒龍蛇敬通之妻親操井臼袁術之婦妬妾懸梁賈充之妻甘兒絕乳弱翁見窘於廣漢龎參見按於祝良王丞相九錫之嘲謝太傅關雎之諷桓宣武膽落老奴車武子釁起絳衣李相福一事無成而虛咽兒溺任瓌妻拜賜藥酒而立飲不疑劉孝標家道轗軻自比敬通裴談甘心崇奉譬之魔母宜城公主刵耳劓鼻房孺復妻刻眉灼

眼郗氏截舌斷指祖約身被刑戮榮彥遠面有傷痕金媚孃支解名妲蘇若蘭捶辱舞伎魚玄機以疑殺婢蕭鏗女以妬受譴玄齡夫人奉勅慷慨不辭飲酖杜業之妻雪涕申言恐誤任使崔鉉之見侮家僮楊文公之取嘲四畏陳龍丘獅子一吼拄杖落地諸葛元直見捉踞踣而無人色沆存中常被夏楚血肉狼籍威福倒置於是極矣又其猥者京邑之婦繩繫夫腳陳覺之妻事婢若姑鐵臼嚴霜之歌衡陽三女之厄仲

端忍饑於香團康凝貽嗤於黑鳳愼言臙脂之
虎義方黑心之符以功封者哭其貴而見忘算
本利者恐其多而娶妾苟婦庾氏無鬚之人不
得入門武歷陽女桃花艷麗橫被摧折劉休之
妻親賣帚笶恬不知改扈載撚香滴水令嚴五
申李大壯縮鬐安燈體如枯木廉恥道喪又何
恠哉夫人之難割者愛也武氏欲傾王后則忍
於殺已女湖倖見夫狎伎支解所生之兒人之
所愛者生也段氏因夫誦洛神賦而即夜自沈

范寺丞妻見夫衾有妓鞋而闔門自縊其子之不愛而又何愛於人子其身之不惜而又何惜於人哉至於介推之妹廟前清泉千尺婦人靚粧必致雷雨吳興桑乞之妻死而因夫再娶白日現形操刀割勢蜀功臣家富聲伎妻在不敢屬目妻死之後方欲召幸大聲霹靂起於牀簀驚怖得病竟殞其軀鄭尉李寒納姬楚賓死而别婚見其投藥浴中筋骨皆散華亭衞寬夫妻死再娶形見堂中生子爲祟竟致不育如此等

人何不捉入無間地獄而使之為厲耶或曰十殿閻君恐亦畏婦余笑謂宋紹興間姑蘇龍王嬖妾為其夫人妬虐致死天帝行刑大風驚潮數百里夫幽明一理也陰間豈無懼內之鬼神哉書之以發一笑

貴婦多妬妬婦多壽同生同死有若宿寃太平廣記載秦副將石某苦妻之妬募刺客殺之十指俱傷李不能害如此數四竟與偕老故治妬者輕則當如宋明帝之於劉休妻決杖二十賜

妾別處重則我ˎˎ太祖之於常遇春妻葅醢其肉以賜羣臣彼倉庚之羹不可多得安能人人而飲之哉一云太祖所殺是中山王徐達夫人使天之於妬婦皆如王延翰之妻也然亦不勝其雷矣使君之於妬婦皆如常開平之妻也然而不勝其醢矣使佛之於妬婦皆如梁武帝之郗氏也然而不勝其懺矣使巫之於妬婦皆如牽羊之婿也然亦不勝其祭矣惟有嵩陽桂昌之妻截婢指而已指落截婢舌而已舌爛庶幾

有懼乎

宋時姤婦差少由其道學家法謹嚴所致至

國朝則不勝書矣其猥瑣者無論吾獨嘆王文

成伯安内談性命外樹勳猷咸大將軍元敬南

平北討威震夷夏汪少司馬伯玉錦心繡口旗

鼓中原而令不行於閫内膽常落於女戎甘心

以百鍊之剛化作繞指也亦可恠矣昔人云會

之制在氣然則婦之制夫固有出於勇力之外

者矣措大庸人比屋可封不足責也

戚元敬原不畏婦後因出師以軍法斬其子自是夫人怨恨誓不爲置媵戚無如之何乃畜之它室十餘年生二子矣一日謀稍泄夫人大恚欲得而甘心焉戚許以翌日時夫人有弟在幕戚召語之曰亟以三策語若姊子母俱全上策也出其母而内子次策也若必欲殺吾子吾當帥死士入室先斬而姊次斬若次滅而宗而後棄官爵而逃耳吾鞭門以三通鼓爲節立俟報命弟入膝行涕泣爲姊言之一不可次又不可

門外鼓而譟第大哭曰姊死不足計獨不念滅門耶遽報可令二妾入各決數十杖撫其子而泣留之室即日出其妾妾歸家俱守志不嫁越數年夫人卒二妾復歸公時咸謂戚將軍能處變也

江氏姊妹五人凶妬惡人稱五虎有宅素凶人不敢處五虎聞之笑曰安有是入夜持刀獨處中堂至旦帖然不聞鬼魅夫妬婦鬼物猶畏之而況於人乎

美婦則有仍之髮光可以鑑昌容之仙隔窗見骨條塗之三赤烏之二姝喜遷夏姐巳傾殷褒姒覆周麗姬傾晉孔父之室美而稱豔巫臣之姬雞皮三少南威入晉三日不朝夷光歸吳蘇臺爲沼妻顏之婦國色見稱吳廣之女顏若苕榮鄭袖擅楚陰江爭趙敬君以畫自媒女環以計求進韓憑有婦羅敷有夫息嬀不言如皐不笑至於宓妃青琴毛嬙鄭旦先施陽文吳娃傳予白台閭須旋娟提謨閭娵子奢雖事蹟鮮聞

時地莫考而名標載籍不可厚証自漢而降則戚夫人之翹袖折腰李夫人之絶世獨立阿嬌貯之金屋鈎弋擘拳自開麗娟吹氣勝蘭昭君光動左右飛燕掌上可舞合德膚滑不濡文君眉若遠山麗華名動人主女瑩朝霞和雪二喬獨步江東夜來鍼絶瓊樹鬢蟬宋臘清歌絳樹妙舞甄氏驚鴻之姿甘后亂玉之質莫愁抱腰江水不流麗雲一曲醉者頓醒劉琰以冶容見疑東美以比肩傳子潘以愁而惑人張既死而

不舍荀婦賈女俱云絕倫朝姝洛珍同時擅寵劉聰六后天錫二姬金谷墜樓之人香塵輕軀之媛翔風以春華見美宋禕以吹笛擅聲桃葉以渡江與歌絡秀以門戶屈節徐月華歌聲入雲孫荆玉反腰貼地武康阮公之溪章湳蓮花之瑞陳則麗華貴嬪隋則寶兒絳仙玉兒步步蓮花小憐生死一處太眞姊妹脂粉不施浙東舞女蘭氣融冶梅妃寵奪上陽俊娥情深來夢知之身殉碧玉何㧾掌失耀華仙娥時充使典

素娥獨避正人盈盈姿豔冠絕一時眞眞未詣扼腕千古薛瑶英香肌玉骨金媚孃沫墨劈牋倩孃端妍絕倫紫雲名不虛得杜牧之尋春校遲羅虬之比紅已晚宵孃新月凌雲保儀華麗冠絕蜀之花蕊色藝俱工劉氏瓊仙丰神獨擅侯君集之飲乳不飯白樂天之細口纖腰韓氏之園桃巷椰蘇家之琴操朝雲奇童眞珠之室玉堂翠翹之枝鏡兒絕代之姿張紅記曲之捷畢誠所獻相國驚魂韓弘所遺三軍奪目至於

鶯鶯燕燕盻盻師師紅紅轉轉小小愛愛李娃惑鄭小玉殉李韋孃斷刺史之腸柳娷感章臺之咏非烟紅拂不甘非偶琴客宋態老而失身解愁幸遇大樞素娥終辭洵美史鳳迷香之洞鸞兒袖裏之春若而人者皆艷質照一時香骨留千古矣王元美謂酸士所獲不堪上駟吾獨以爲不然夫遇合有時愛憎有命故當其求也或羅之四海而不遇或遘之州里而偶得及其愛也或三千粉黛而不足或一人專房而有餘

彼豈銖銖而稱寸寸而度哉但帝王之事易於夸張而士庶之家莫爲標榜至於負絕世之姿而匹偶非類湮滅不稱者又不可勝數也吾讀彩鳳隨鴉之語傷世有暗投之珠詠紫鸞舞鏡之詩恨時無報仇之劍薄命如許虛名安用夫欲無附而成名文士尚難之況婦人乎

婦人以色舉者也而慧次之文采不章幾於木偶矣但以容則纚纚接踵以文則落落晨星古無論已自漢以降則文君白頭之吟婕妤團扇

之咏烏孫黃鵠之歌徐淑賫釵之札道韞咏雪崔徽寫真石氏房老有春華秋實之篇李家雪兒任品藻雌黃之選羿騎雙果絳仙之秀色可餐珍珠寂寥梅妃之光輝滿座賢妃昭容擅秀於宮闈季蘭玄機流芬於彤管校書管領春風燕樓殘燈伴曉花蕊宮詞易安金石小叢鴈門容華宿鳥蘇小青驄之咏曹姬玉殿之仙月英惆悵之篇愼婦望夫之作此皆不櫛之蘇李無晨之王孟元白遜其揮毫沈宋服其衡藻若伏

生之女口授尚書韋逞之母博究經典班氏手續兄書文姬記録先業皓首大儒不敢望焉至於竇氏璇璣以八寸之錦八百餘言縱横反覆皆成文章奪眞宰之秘洩造化之工可謂出聖入神亘古一人而已誰謂紅粉中無人乎若夫殘篇賸語爲時膾炙而名姓磨滅莫知誰何如武昌之伎有楊花撲面之句如意女子有人鴈一行之作鳳兒寄怨花枝霞卿傷春粉壁彩鳳隨鴉巳甦健兒之手枝頭梅子幾廻鐵面之腸

見於紀載尚未易更僕數也稍爲拈出以爲蛾眉吐氣若夫角枕碧苔楊華寄情看朱成碧之詩綠慘雙蛾之句非不婉至而宣婬敗度吾無取焉

唐范陽盧某母瑯琊王氏於景龍中撰天寶廻文詩凡八百一十二字誡其子曰吾沒之後爾容記之若逢大道之朝遇非常之主當以眞圖上獻至玄宗朝東平太守始上之高適代爲之表言其性合希夷體於靜默精微道本馳騖玄

闢旁通天地之心預記休徵之盛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類陰陽之莫測果爾則王氏不但詞華巧思亦且未事先知又高竇氏一着矣而名不甚張豈非有幸不幸耶

范蔚宗傳列女而及文姬宋儒極力詆之此不通之論也夫列女者亦猶士之列傳云爾士有百行史兼收之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至於方技緇流一事足取悉附紀載未聞必德行純全而後傳也今史乘所載列女皆必早寡守志及

臨難捐軀者其他一切不録則士亦必皆龍逄比干而後可耳何其薄責縉紳而厚望荆布也故吾以為傳列女者節烈之外或以才智或以文章稍足膾炙人口者咸著於編即魚玄機薛濤之徒亦可傳也而况文姬乎

唐明皇時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宮女幾四萬人侍寢者難於取舍至為彩局以定勝負古今掖庭之盛未有過此者也而猶借才於壽邸佳人之難得詎不信哉

飛燕能於掌上舞風雪之中體無疹栗故當是古今第一人物而成帝猶以爲不及昭儀體自香也遂令千載國色零落於諸宮奴侍郎之手不幸孰甚焉

白樂天有舞妓名春草蘇長公有侍妾名榴花秦少游侍兒名朝華武翊皇有婢名薜荔此傳紀所罕見者

名伎之惑人喪家亡身者多矣婢妾則原碧亂王櫻桃惑石雷尚書奸政於始與馮戒毋敗度

於崔倰奇章以眞珠喪譽元實以紅鸞捐軀薛
荔能惑三頭紫光李敗元湛賢智之人不能自
克何也至於迷惑伉儷以殞其軀若長卿之於
文君荀粲之於曹氏抑又罕矣文君猶直得一
死奉倩遺才存色非難遇也而以身殉之不亦
可以已乎
才智之婦史不絕書至於辛憲英者度魏祚之
不長知曹爽之必敗算無遺策言必依正當是
列女中第一流人物也其次則唐侯敏妻董氏

耳方則天朝來俊臣强盛而妻逆知必敗勸斂
自遠俊臣怒出爲武隆令妻曰但去莫求住出
關而俊臣敗及抵忠州以錯題紙爲州將所督
不許上任妻曰但住莫求去無何賊破武隆斂
又獲免此豈有風角術耶何其奇中也
狄梁公之仕女主也有取日之績姚廣孝之佐
靖難也有化國之勳而皆爲其姊所羞士君子
之識見固有不及婦人女子者抑亦爲功名所
迷耶

高凉先氏以一蠻女而能拊循部落統馭三軍懷輯百越奠安黎獠身蒙異數廟食千年其才智功勳有馬援韋皐所不敢望者孃子軍夫人城視之當退十舍而徵側趙嫗輩無論已

國朝土官妻瓦氏者勇鷙善戰嘉靖末年倭患嘗調其兵入援浙直戎裝跨介駟舞戟如飛倭奴畏之使其得人駕馭亦一名將也

馮夫人錦車持節以和戎浣花夫人出財募兵以禦敵靳王夫人身援桴鼓繡旗女將力敵李

全可謂女丈夫矣彼一丈青陳碩眞等雖盜賊之靡亦一時之雄也孱弁懦將有媿於婦人者多矣至華陽志所載荀崧小女年方十三父爲杜曾所圍女率勇士潰圍而出賊追甚急且戰且前卒詣周訪請救兵破賊全城此尤振古所未聞也

荀奉倩云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此是千古名通女之色猶士之才也今反舍色而論才則士亦論以色舉而龍陽彌子列游夏之

上矣豈理也哉但佳人之難得較之才士爲甚耳

世傳賈充女與韓壽通者訛也壽先與陳騫女私通約娶之未娶而女亡壽乃娶賈氏故世誤以爲充女而晉書騫弟雅與其子與忿爭遂說騫子女穢行騫表徙弟以此獲譏於世則騫女之事亦未必然矣觀武帝賈公女五不可之語則其姊妹似非光麗艷逸端美絕倫者

趙昭儀爲卷髮號新興髻是時禍水未成而已

兆新室之讖矣李煜之天水碧亦然

蒲衣八歲而爲舜師睪子五歲而爲禹佐伯益五歲而掌火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古之聖賢生而神靈長而徇齊固不在夙慧之列也其次則太子晉八齡而言服師曠甘羅十二而辯動張唐子奇有化阿之聲魯連杜田巴之口荆子十五而攝目閭丘十八而願仕外黃小兒廻嗜啞之威楊家童烏與太玄之筆吳氏季子江夏黃童子琰對曰文舉辯果自此以降史不絕書

若三歲則黃泳誦詩能避騫崩之諱德輿切韻
知辨四聲之殊蔡伯喈神童應薦官拜秘書四
歲則任彥升誦詩數十篇陸元淵問天地何窮
際楊公權對四聲而指燈盞柄曲蕭穎士屬文
覩書一覽卽誦呂嗣興誦書吟詩應對不窮趙
郡王子獻讀孝經而流涕五歲則王絢草翁必
舅之戲玄齡聳壑昂霄之姿劉瓛聞管寧傳而
精意聽受到沆見屏風詩而一誦無遺蘇頲依
依漢陰之語元之嫦娥玉簪之詠黃廷堅徧讀

五經劉戟兼通陣法六歲則士龍已有詩名劉顯盡誦書史陸瓊能作五言徐勉爲文祈霽簡文面試攬筆立成德林三都十日便熟王子安搆思無滯楊弘農立咏彈碁七歲則慇懷牽武帝之裾百藥辨瑯琊之稻賈嘉隱松槐之對宋廣平鵬賦之誦鄴侯賦方圓動靜之篇楊藏之有鼓吹官私之咏高定有伐君之問晏同叔有神童之薦馬略閉室讀書長吉荷衣面賦韋弘育日念毛詩一卷楊大年談論一如成人夏侯

榮百餘奏疏一月不遺而　國初江左驛李之
子有天子龍庭之對不知姓名亦可惜也八歲
則任昉月儀之製何妥眷顧之荅伯玉覆局於
帝前義府借棲於宮樹劉晏時稱國瑞嚴武椎
殺玄英九歲則楊厚孝廻親心崔悛秀才應選
慕容農參辰之問虞荔十事之對貝俶昇壇而
詞辯鋒起宋璟夢鳥而藻思日雄十歲則賈逵
暗誦六經金鑾書堪勒石謝朏土山之賦沈璞
强識之資邢子才霖雨五日而漢書悉遍李善

寧子詠貧家壁而略不搆思十歲以上不勝書矣然或岐嶷於稱年而汨沒於末路或幼見其一斑而長集其大成是又在乎器量之盈虛學問之加損器盈者苗而不秀學寡者美而無成或天固限之而亦人實斲之也

洛陽楊牢絶乳即能詩白樂天七月未能言而識之無二字王宷方能言爲賊所負而以計自脫此其頴異又在向者諸人之上矣　國朝洪鍾以四歲舉李東陽以五歲舉皆入翰林程敏

政楊一清俱以八歲舉而楊少師廷和以十二歲舉孝廉於鄉亦二百年來所無也

曾子七十廼學詩荀卿五十始學禮公孫弘四十方讀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而皆成大儒早慧者莫敢望焉豈其不慧於初年而頓悟於晚歲抑由畜於天資而勝以人力也夫子謂參也魯而曾子竟以魯得之人可以資鈍而自棄哉

晚遇則呂望八十之年鬻熊九十之歲楚丘七

十而見孟嘗公孫弘六十而舉方正顏駟龎眉
馮唐皓首貢禹年八十方遷光祿張束之八十
以司馬拜相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皆七十
餘時有五老之稱宋梁顥以八十二狀元及第
陳修以七十二探花及第金河中胡光謙以八
十三舉進士　國朝錢習禮年近八十猶在翰
林楊翥周詔皆八十餘以長史從龍擢拜卿貳
其他七十以上登科第而名不顯者固不勝紀
也

公安劉珠爲江陵張相君父執萬曆辛未江陵主文衡珠始登第年六十餘老矣其壽相君詩曰欲知閣老山爲壽但看門生雪滿頭又十餘年始卒

奴婢亦人子也彼豈生而下賤哉亦不幸耳衛青紀勳麟閣王斌仕至太守李善流譽於托孤熊翃受知於潘岳王安存祖氏之宗都兒化陽城之德王義身捍白刃李鴻力給錐刀杜亮愛頴士之博奧銀鹿佐魯公以忠貞近代如陳廸

抗節靖難身膏斧鑕獨家奴來保收其遺骸浦江鄭氏家僮葹慶執親之喪三年不御酒肉此皆士君子之所難而陶侃之海山使者權同休崔千牛之異人寄迹嚴安脫胡煌於雷厄又不論矣至於婢媵篤生名世者往往而是不可殫述天固不以族類限人矣而人顧苛責此輩至犬彘之不若亦何心哉

馮子都寵於博陸秦宮幸於梁冀依憑城社亦權門之弄臣也　國朝嚴分宜當國家人永年

者號鶴坡招權納賄與朝紳往來無不稱鶴翁者一御史至與之結義兄弟云後張江陵相君家奴游守禮勢出嚴上號曰楚濱詞館諸君至爲詩文贈之通侯緹帥與往來燕飲鮮衣怒馬據上坐偃然矣後事敗俱誅死嗟夫權之所在愛之所偏即始與之賢尚有雷尚書之惑況其下此者乎按江陵家奴尚有宋九王五者九善詞翰而權不及游五頗有識常笑其儕所爲時有作五七九傳者七即游也

奚婢之子則無恤翔趙田文張齊燕姞蕃鄭唐

兒啟漢遙集亢宗裴秀令望王琨托體恭心良貴借胎寮友其它名公鉅卿又不可勝數也虞仲翔云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其識卓矣

郭氏青衣捧劒言願爲夷狄之鬼恥作愚俗蒼頭栁仲逞之婢鬻於蓋巨源家見其主市綾羅親自選擇酧酢可否則失聲而仆曰死則死耳安能事賣絹牙郎乎夫奴婢有見解者其學識過主家百倍而欲强役使之得乎

鄭玄家婢皆誦詩書劉琰雪白丫頭能誦魯靈光賦蕭穎士之僕愛才死而不去蘇眉山之婢易馬感而觸槐至於近代青衣能文章者又比比也

古者生齒不繁故一夫百畝民無游食今之人視三代當多十數倍故游食者衆姑勿論其它如京師閹豎宮女娼伎僧道合之已不啻十萬人矣其它藩省雖無嬬寺而緇黃游方接武遠近粉黛倚門充牣城市巨室之蒼頭使女擬於

王公綠林之亡命巨駔多於平民昔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噫何啻十而已耶

今時娼妓布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它窮州僻邑在在有之終日倚門獻笑賣婬爲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兩京教坊官收其稅謂之脂粉錢隸郡縣者則爲樂戶聽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　國初猶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縉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絕迹公庭而常充牣里閈又有不隸於官家居而賣姦者

謂之土妓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昔秦始皇之法夫爲寄豭殺之無罪女爲逃嫁子不得母至今日而偃然與衣冠宴會之列不亦辱法紀而羞當世之士哉噫是法也誰爲作俑管子之治齊爲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佐軍國則管氏者又嬴政之罪人也

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艾豭者牽牡豕以行淫者也方言云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謂之彘詩一發五豵是也故以男子之淫於它

室者名之秦始皇會稽碑作寄豭令人以妻之外淫者目其夫爲烏龜蓋龜不能交而縱牝者與蛇交也隸於官者爲樂戶又爲水戶　國初之制綠其巾以示辱蓋古赭衣之意而今亡矣然里閈尚以綠頭巾相戲也

世間人可貴而亦可賤可愛而亦可憎上可以陪王公而下受辱於里胥不敢校者伎與僧耳道厄不足數也故名伎高僧皆能奔走一時流芳千古而其猥劣頑賤嗜利無恥者至爲悲田

乞兒所不屑然伎旣以色失身而償亦以髡滅倫所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釋氏輪迴之說所以勸世之爲善也而有不足取信者何也不論脩行與否但欲崇奉其教則世豈無詆佛之君子而持經茹素之窮兇極惡乎一也生前之吹求太苛而死後之懺悔太易當其生則一物一命錙銖報應而及其死則彌天之罪一懺即消愚民且自以爲無所逃於生前而妄冀不必然於身後何憚而不爲惡二也

夫君子之爲善原不爲身後計也至於小人雖憲典火烈殺人奸盜猶不絶踵而况地獄之眇茫乎至於回頭卽岸之說大盜巨魁以此自文者多矣惟聖人之言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噫何其簡而易行也

今之釋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宮盛於黌舍唪誦呪唄囂於絃歌上自王公貴人下至婦人女子毎談禪拜佛無不灑然色喜者然大段有二端

血氣已衰死生念重平生造作罪業自知無所逃竄而藉手苦空之教冀爲異日輪廻之地此一惑也其上焉者行本好奇知足索隱讀聖賢之書未能躬行實踐厭棄以爲平常而見虛無寂滅之教聞明心見性之論離合恍惚不着實地以爲生平未有之奇亘代不傳之秘及一厠足不能自返而故爲不可摸捉之言以掩之本淺也而深言之本下也而高言之本近也而遠譬之本有也而無索之如中間一條大路不行

却尋野徑崎嶇百里之外測景觀星而後得道自以爲奇此又一惑也先之所惑什常七八後之所惑百有二三其於釋氏宗旨尚未得其門戸况敢窺其堂奥哉至於庸愚俗子貪生畏死妄意求福又不足言矣

以吾儒之教譬之爲貧賤所驅迫發憤讀書期取一第以明得意者此佞佛以求免輪廻者也志願已畢自揣無以逾人而倡爲道學之說或良知或止脩拾紙上之唾餘而刻畫粧飾以欺

世盜名而世亦靡然從之直謂上竊洙泗之傳閩洛不論也此離合恍惚自以爲奇者也至於老學究童而習之白尚紛紛藉口青衿以別凡民則亦愚庸之妄意求福者而已其於吾儒之道何曾彷彿夢見耶

三教之最失其傳者無如道家當時老氏之教清淨無爲而已施之於治則絕聖去智掊斗折衡使結繩之治可復原以用世而非以長生也至於赤松子魏伯陽則主煉養盧生李少君則

主服食下至張道陵寇謙之則主符籙篆呪愈趨而愈下至近世黃冠如林靈素者流則但醮祭上章祈福禳罪而已蓋不惟與清淨之旨大相悖盭即煉養服食之旨駐年羽化之術亦槩乎未之有聞也夫逢掖之戶周孔猶能論其世髡緇之托釋迦猶能誦其言至道流黃冠戶不絕聲稱太上老君矣彼詎知柱史爲何人五千言爲何物大道上德之宗旨爲何事耶而悉依托之伯陽氏以自立於三教之一也不亦大可

羞耶

高僧坐化往往見之史傳此不足異也萬曆戊申秋長溪僧天恩者來福州講經於芝山寺一旦無疾而終趺坐自如略無傾側此余所親見也當天恩在時吾輩雖從之遊未有信其高者惟友人林熙工陳惟秦皆往拜為弟子其平日苦脩余不得而知矣又有立化者有倒立而化者雖自眩變相要非空寂之教所急也相傳高僧化後髮爪皆如生時唐僧義存沒後置函中

每月其徒出之髮爪皆長輒爲剪薙以爲常經百餘年不廢後因兵火亂始封而灰之墨客揮犀所載鄂州僧無夢亦然後爲一婦人手摸而觸之遂不生至於仙蛻余在武夷見其二齒髮手指宛然如故但枯槁耳余每竊嘆以爲釋氏之教天地萬物一切歸於虛無故毀形滅性直欲參透本來面目其於四大色身不過百年之暫寄寓何爲既死之後猶戀戀不忍舍如此至若神仙暫遊萬里少別千年世間一切事棄如

脫屣豈復愛護其委蛻而不令其朽腐哉則神仙之見解反不若蛇蟬之屬脫然無累矣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謂死者爲必有知乎則鬼魅縱橫冥途亦不勝其繁擾也謂死者爲必無知乎則夢兆肸蠁禍福感驗不可誣也聖人之言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以爲無則何爲贊其盛以爲有則直云在而已何言如在也有無之間不可思議者也故曰未知生

焉知死生死一理也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及其死而氣盡矣然有未遽盡者在也上焉者得正氣爲聖賢爲名世死則爲神爲靈亘古不磨此卽生時之顯達者也中焉者氣有踳駁根皆頑鈍倏而成形倏而復命自來自去無復拘束此卽生時之齊民也下焉者沴氣所鍾濟惡不才或爲大厲或爲羅刹譬之草木中之鉤吻禽獸中之虎狼則幽冥主者亦必有刑獄狴犴之具以禁制之猶生人之有十惡不道而困於圜土

者也故知生之說則知死之說矣
老氏之說終是貪生釋氏之說終是畏死人須到得死生不亂方有着脚地位宋僧有云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此格言也如尹師魯劉子澄等平日皆有大見解方到得此今人平日矢口聖賢至臨死之時顛倒錯亂或牽戀不忍舍者其無實學可知矣
死生之際一生學問大關頭也然有名爲巨儒

而處死反不及常人者如林兆恩會通三教自謂海內一人而臨死乃病狂喪心便溺俱下吾郡一搢紳王鏻者平日無所聞年踰八十自知死期戒訓子孫無作佛事仍賦長詩一篇既而曰明日未能便去後日望日也吾當以十六日去至期沐浴衣冠談笑而逝此豈有宿根耶抑平日不言躬行人有不及知耶林之虛名高王十倍而死生之間迥別乃爾殊可怪也

釋氏教人臨終之時不思善不思惡一念堅定

直至西天夫不思惡易也至不思善則近於大
而化之境矣昔人所謂善且不可爲況於惡乎
然方寸之中惟此一念旣不思善思惡此心放
頓在何處此處尚有議論不得也
學佛者焚身惑衆懼人之不信也而托之火化
求仙者橫罹非命懼人之見笑也而托之兵解
則世之惡疾而自焚者皆佛也麗法而正刑者
皆仙也人之愚惑一至於此
僧之自焚者多由徒衆誑人捨施願欲旣厭然

後誘一愚劣沙彌飲以痦藥縛其手足致之上座而焚之耳當烟焰漲合之際萬衆喧闐雖掙扎稱冤不聞也亦有無賴貪得錢帛臨期服水片數銖者但覺寒戰烈焰焦灼殊無痛楚故遠近信之布襯雲集至於灼頂燃燈鍊指斷臂剔目接踵相望大約僞者十七眞者十三爲利者十九爲名者十一皆非禪學之正宗也

史傳所載僧自焚者有三其一唐李抱眞爲潞州節度使兵荒之後財用窘竭素與一僧交善

乃謂之曰事急矣欲借師之道以濟軍國可乎僧曰性命可捐它何所惜曰師但投牒言欲自焚吾爲地道與州宅通火發之頃即潛身而入彼此俱無所損因引僧至地道往來無阻僧信之遂積薪高坐說法辭世李親率將校膜拜合施於是州人響應雲集貨財山積尅期舉火李已命人潛塞地道頃刻之間僧薪俱灰收其施財以充公帑別求如舍利者數十枚建塔葬之其一宋某人爲某官有僧投牒欲自焚判許之

至期親往驗視見僧兩眼凝淚不動問之不荅乃令人梯取之授以紙筆乃自言某處遊僧至此寺衆欺其愚弱誑言惑衆厚得錢帛至期藥而縛之耳遂按誅諸僧毀其寺又其一元時達魯花赤爲政不通漢語動輒詢譯者江南有僧田爲豪家所侵投牒訟之豪厚賂譯旣入達魯花赤問譯僧訟何事譯曰僧言天旱欲自焚以求雨耳達魯花赤大稱讃命持牒上譯業別爲一牒卽易之以進覽畢判可僧不知也出門則

豪巳積薪遲衞數十人昇僧畀火中焚之然則從來火化之妄惑往往如是矣

道家之教若徒以功行積滿白日昇天尚可以誘人爲善郎非柱下黄石宗旨吾不之責也彼熊經鳥伸鍊形住世巳自是貪生業障無益於時而況於黄白龍虎之術房中采戰之方貪利無厭縱欲敗度以之求長生何異適燕而南向郢哉道家之旨清淨無爲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況神仙乘雲御氣

下視塵寰縱有大藥點化山河大地盡成黃金亦復何益於身心性命而且必無之事也然世間固有一種癡人妄想甘受邪術所欺而崇奉惑溺至破家亡身而不顧者此又不如佞佛持素差覺安靜耳

吾友曹能始嘗言人雖極善然一入公門作胥曹無不改而爲惡人雖極惡然一入佛寺作比丘無不改而爲善余大笑君但見其形骸耳不聞有不要錢提控及殺人放火和尚耶然此語

誠有致不獨此也吾輩縱極高雅一入公門說公事便覺帶幾分俗惡縱極鄙俗一入佛寺看經啜茶便覺有幾分幽致士大夫不可不存此想也

天下僧惟鳳陽一郡飲酒食肉娶妻無別於凡民而無差役之累相傳　太祖湯沐地以此優恤之也至吾閩之邵武汀州僧道則皆公然蓄髮長育妻子矣寺僧數百惟當户者一人削髮以便於入公門其它雜處四民之中莫能辨也

按陶穀清異録謂僧妻曰梵嫂番禺雜記載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則它處亦有之矣此眞所謂幸民也

先爲僧而後入仕者宋湯惠休唐賈島蔡京宋法崧也先仕而後爲僧者漢陽城侯劉俊南齊劉勰梁劉之遴張纘魏元大輿唐圓淨南唐姚結耳宋饒德操佛印元來復見心也先爲道士而後入仕者唐魏徵盧程元張雨　國朝陳鑑也先仕而後爲道士者唐賀知章鄭銑郭仙舟

宋李太尉也先爲僧又爲道而後仕者唐劉軻也先入仕懼禍爲僧道而後又仕者梁伏挺唐徐安貞也近時閩李贄先仕宦至太守而後削髮爲僧又不居山寺而遨遊四方以干謁貴人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擁傳出入髡首坐肩輿張黃蓋前後呵殿余時在山東李方客言空劉公東星之門意氣張甚郡縣大夫莫敢與均茵伏余甚惡之不與通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死此亦近於人妖者矣

趙普王旦皆宋名臣而旦於臨終遺命髠首披緇而普二女皆出家爲尼長號智果大師次號智圓大師其可笑如此

僧道拜大位者則唐懷義于什方葉靜能鄭普思尹愔宋林靈素元劉秉忠　國朝則姚太師廣孝邵大宗伯元吉陶少師仲文三人而已然廣孝爲佐命元勳功參帷幄蓋陸法和佛圖澄之流也雖拜大位而終身不娶妻不蓄髮晚年里居布衲錫杖蕭如也雖未成正果似亦得度

世法門者邵陶皆以房中邪術取悅一時其品又在林靈素之下矣

世傳上中下八洞皆有仙人故俗動稱八仙云如所謂鍾離鐵拐韓湘子張果老之屬皆列仙傳採拾而强合之耳張果乃明皇時術士與羅公遠葉法善同在朝非仙也獨呂洞賓者史傳所載靈異之蹟昭彰在人耳目想不可謂之全誣令世所謂純陽詩字甚多如朝遊北海暮蒼梧及石池清水是吾心者好事者裒爲之集但

純陽唐人旣舉進士又列仙籍而其詩乃類宋人口吻豈亦後人傳會所成耶不然旣遺世高舉而又屢降人間若戀戀不忍舍者何也退之云我自屈曲住世間安能從汝求神仙此視純陽去而復來者過之遠矣

宋瑞州高安縣鄭氏女定二孃者臨嫁汲井忽有彩雲掖之升天州縣以聞立祠建廟祈禱輒應旣而廉之則因與人通而孕父母醜之密售於傍邑而托詞惑衆耳無何新建有關氏者僱

一婢訊之即仙姑也昌黎謝自然華山詩意亦可見不獨此也漢末張道陵避瘧丘社得咒鬼之術遂以符術使鬼療病後爲蟒蛇所吞子衡奔往覔屍不得乃生縻鵠足置石崖頂託以白日昇天至今歷代崇奉稱爲天師良可笑也

張道陵初以妖術惑衆治病者令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其道衡死魯復行之魯母有姿色出入益州牧劉焉之家以魯爲司馬後劉璋立殺魯母及家室魯遂據漢中以叛後

爲曹操所破降魏爲鎭南將軍張之本末不過如此自晉及唐尚未有聞至五代遂稱天師歷宋元未有非之者據廣信之龍虎山金碧殿宇偃然爲世業矣我 太祖皇帝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削之止稱眞人然以二品秩傳流後裔亦幸之甚矣眞人每入覲沿途民爲鬼魅所惱者悉往投牒所至成市聞其符籙亦有驗者故愚民信奉之也萬曆間京師大旱適眞人入朝

上命留之禱雨終不効乃遣之則其伎倆亦

與尋常黃冠一間耳

今天下有一種吃素事魔及白蓮教等人皆五斗米賊之遺法也處處有之惑衆不已遂成禍亂如宋方臘元紅巾等賊皆起於此近時如唐賽兒王臣許道師皆其遺孽而吾閩中又有三教之術蓋起於莆中林兆恩者以艮背之法教人療病因稍有驗其徒從者雲集轉相傳授而吾郡人信之者甚衆兆恩死後所在設講堂香火朔望聚會其後又加以符籙醮章祛邪捉鬼

蓋亦黃中白蓮之屬矣兆恩本名家子其人重意氣能文章博極群書倭奴陷莆後骸骨如麻兆恩捐千金葬無主屍以萬計名遂大譟其後著三教會編授徒講學頗流入邪説而不自知既老病得心疾水火不顧顛狂逾年乃死此豈眞有道術者而閩人惑之至死不悟也今其徒布滿郡城其中賢者尚與士君子無別一二頑鈍不肖者藉治病以行其私奸盜詐僞無所不有其與邪巫女覡又何別哉余十三四時見三

教書心甚不然著論以闢之今亦不復記憶及既長入閩觀其行事益自負前言之不妄也古有百家九流而今之行世者僅僅數家而止至於墨家縱横家名家不惟不能傳其學亦不能舉其書矣戰國之時楊墨盛行及其後而楊之言絕矣獨墨氏之教至往往稱與孔並即荀卿賈誼亦爾何其張也然自漢以來不聞有治墨家言者豈汎愛而忘親纖嗇而非儒不可適於世故耶縱横之術自鬼谷子而後秦儀衍軫

相尚爲高至於漢之侯公蒯徹三國秦宓彭羕之徒亦其遺也唐末藩鎭紛爭說士間出若柏耆羅隱之流皆得闔押短長之術而高者取世資下至不能保其首領亦所遇何如耳名家持抗千古鑑察微茲耳目豈能皆眞毀譽易於失實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談何容易是以君子不爲也

韓非曰自孔子之死也而儒分爲八自墨子之死也而墨分爲三噫今墨之三家旣已失其傳

矣而所號爲儒者又豈復入家之儒哉已之不正何以攻人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當時楊墨未興其所謂異端者不過鄧析少正卯之流耳至孟氏極口詆楊墨不遺餘力想得天下崇信二家不亞今之釋道觀當時著書立論者動以孔墨並稱可見矣當時老莊之言已滿天下而孟子不之及蓋以老子爲仲尼所嚴事非異端也漢唐而下莫盛於佛老然道教已非柱史之舊

而世之惑溺者不過妄意神仙或貪黃白以圖利耳固無甚見解而亦不足辯也惟釋氏之教入人骨髓然彼之所談皆高出世界四大之外而排之者動以吾儒之粗攻釋氏之精如以羸兵敵強虜宜其不能勝而反熾其熖也二者之外如白蓮囘囘色目及吾閩三教等項然皆猥瑣庸劣無甚見解此又異端之重儓而不足與辯者也

東吳范迂漫翁審定
新安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八 終